

清容居士集

冊五

三

三十一 三十一 三十一

清容居士集卷第二十三

元 袁 桷 譔

序

送鄧善之應聘序

近世先達之士類言求進于京師者多羈困不偶煦煦道途間麻衣弊冠柔聲媚色無以動上意其言若諄切懇款後進之士懷疑而不進百以十數然遇不遇命也而言若是則抱道自足者益無忌於世而或者亦得以窺其介且固焉夫道成於同而弊於孤雲龍之相從風水之相應其理然也往歲余與巴西鄧君道所以嘗以爲今世無是決矣吾徒當力學爲己閉門息心耕六籍之圃澗根以茂實若古逸民高士退靜自樂其於道也無害方是時君家錢塘囂塵五達之衝意寂而體舒無造門囁嚅之勞下帷授書衿佩森立公卿貴人皆傾下愛慕獨君無少矜喜而去來朋徒各盡恩意以相周奉其有不可強猶謙挹慰藉人咸以爲其未遇也已異夫褊心者之論則其遇當不止若是今年春承徵

將如京師告余以行余固喜夫人之所期者有驗而此行也復將有說焉君子之出也大言以行道者夸誣之流也相時而行守身於不辱謹得避難貞白而無愧斯近之矣方今食太官衣御府亡慮數百擬之漢世爲盛吾意吾丘周仁之徒道不相類若貢禹之經明行絜區區車馬之對亦若無可取者苟不以是進則其氣昌而愈完行周而無躓於得喪益無病矣夫處順者逆言莫能入嗜味者腊毒無終悔予與君疇昔相好無所隱思處贈之誼而密以告焉

送曹伯明序

議者謂故家世官陽明精絜之氣極于簡冊溢于圭組盛衰消長始相尋爲無端焉嗟夫豈誠有是理哉百尋之木上干雲霄盤礴慘舒履之而後至其風雨雪霜之變適其事會理之不可詰者誰得而辨而苟一時之得失以自詭吾未之信也士患不自知而卒病夫知者迄莫可究至於凌高躡深愴怛疾進幸其安肆顛越而莫救則豈其父兄之過至不幸糜爛墜覆與世爲始終者要未得以成敗論也廬山曹伯明官翰林十有二年始爲編修官議當敘遷曰愚名居

先願以讓秩再滿則又曰太夫人春秋高願補邑以行吾知其盛衰消長之理炳于胸中確乎不能以易者也維昔從祖文簡公既老來朝翩然東歸位不充其德未幾先正端明公敦知止之誼慷慨力去邈乎高風趾躄不墜謙以居之仁以成之振世德之緒使議者之言不出乎口其自伯明始因其行序以識之

送范德機序

四方士游京師則必囊筆楮飾賦詠以偵候于王公之門當不當良不論也審焉以求售若乘必駿食必稻足趼而腹果介然莫有所遭夫爭藝以自進宜有不擇焉者心誠知之孰慚其非故幸得之則歸于能其不得之則歸于人惕然而自治吾未之見也臨江范德機游于茲三年矣語焉簡然行焉恂然嗇其菁華韜焉以深視世之言文辭位貴重者靳靳不自表夫子曰道不同不相爲謀范君誠審焉抑不可知使不可知則凡辱與游者責莫能以辭也君所爲詩文幽絮而靜深怨與不怨皆存乎天慨然南歸善治其學彌謹所徇使果擇士耶無以易矣譬之璞焉蓄極而光遇寧有不遂者乎惜其行解以俟之

送周子敬序

溫與閩地犬牙相入俗秀而矜絜子弟勝衣能文詞父兄相與言命束裝負書以行四方靡切感動約不有所就不復見故凡困于有司則適從諸公貴人職牋記劇談論翺游以自逞其橫厲捷發者讀太公孫吳書橐鞬轅門建功業萬里樂生重遷卒無所思其故土然視閩俗爲最少噫弊成于過高安其所常義不能以自勝恬不知改積數十年來蔑有以議亦固矣當咸淳間周子敬以治經游錢塘聲至士避未幾而科舉絕來四明授業于嘗所知己南望數十驛每悒悒不自置罄囊橐以歸拜其家君焉得奉終于其家夫情合於中情至而不從者非罪也縱情而不返極其所從於理乎何有始於榮其親終於私其身漠然而不接茲惑滋甚視子敬之道得以愧矣子敬將終老于吾鄉棄其田廬畀于季弟以奉先人之祀今年夏季弟疾亟貧不能以行天台趙叔度官于溫載與俱歸審其心於季弟友且怡也摘與之交最深慕其靜安絕毫髮僞妄蒼然長身風雨一室無子弟欣助而清韻雅語舉觴晏如與之違寧無介然者乎今

歸于家其耄者必曰當終樂於我此土也幼者則曰先生老于行悉于事某聞某戒願執簡以受去魯之意吾未知所決也化民成俗之道必自上始因俗以徵其謬子敬其何遜敢俟而質諸

送劉習卿序

今之爲守令者據文法以具事事弊而法具雖更百吏焉無易也事當而文不具一撓詰之齮舌無所對歲部使者入境吏曹取舊牘相考訂附益完善至各押題署恣所補不復問使者坐所治決事搜擿十不得一二然皆毫末靡細於政體不相涉故稱能吏者或以苛察議噫徒法不足以致理任情而失實故先王爲法以禁其過久而繁滋則審於治者簡而易之使不病焉斯可矣大德丁未浙東西以饑告殍移日屬于道官會其數于鄉將賑活之其不實者究焉鄉登名于縣縣審而始聞于郡郡以事至重闔郡寮以議其一以故不預則旬月以俟乃得達部使者部發使於鄉復詢察而周詳始定其議如令夫幸民之饑乘而弊焉者羣下之過也因其弊而持久之則民之死者日益甚法顧安得以

救有司者之意夫豈不知是拘於文狃於故相安而不改其勢然也今年夏中書掾汴劉習卿御史府舉爲浙右肅政從事習卿精敏簡廉與余議古今事嘗欲以無法爲法其施張而品節之者必中理道至於條據辨析灼與繩墨脗合向宦江南灑然無俗吏意據鞍賦詩危坐終日一語不及律令今從事職掌號總所部爲至重故余舉今之所急者以告俾毋汨於常而變通焉彼瑣瑣守文者又烏足與語是

送祝道士南歸序

世祖皇帝取江南首詔召龍虎山嗣漢天師掌其教或曰其父觀妙公嘗推天人之要教由是尊元貞制書嘗言之今上卽位歲以天壽節命使者祝香于茲山延祐四年天冠山道士祝君爲祠官將行求予言以餞噫盛衰消長相尋爲無窮禎祥之說儒者之所不道守經執中則必一其說以立教然而窮居巖穴之士精思據會其爲書也幽明簡深由變察來使之默焉以知畏將以定夫天下之象夫豈荒忽以眩於衆理有所不能逃焉者若是矣老子之學法於簡易

陰陽闔闢必本於其身因身以及物故凡水旱疾癘必責其徒其徒則曰吾無爲也何取是若是則其教之廢也久矣昔先正肅公守饒觀妙公始十四五以禋祭上章入靜室正肅公嘗與之論天運環合之道觀妙公愀然有言曰公老不復見當在四十年以後于時族祖永州親聆其說亟言之龍虎由觀妙以興祝君多藝能沈靜篤志其歸山中正辭永命予不能以告敢誦所聞願有以推究則世人之所深望將不憚煩豈若彼大言者飽食自嬉以無聞於後姑勉乎哉

贈宣城汪澤民登第歸里序

今世論道理詞章爲二塗師道德之說者毫分縷析派其近似而刪黜之其言博以約據會統宗謂一足以總萬也然懼其辭工而勝理則必直致近譬山林頽放諺俗之語皆於是乎取甚者金石著述勦其說而師倣之莫得有議焉者矣昔者夫子言行見記於門弟子簡絜精粹嘗並於五經初非有意於辭也謂不若是不足以有傳也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私獨怪近世學者參錯輩出過子

貢十百倍將惟其所尚而然邪抑羣聖之道存於書涵泳濡濟不期然而能者歟科舉廢已久今天子崇闡文治損益條制以興其賢能八表之士連軫結袂于然以來然而沿襲之弊相尋於無窮愛憎之說若不相似宣城汪君叔志首上于春官報罷以歸則曰吾學未至焉耳探幽闡微遂益治其業戊午歲復來京師擢乙科授同知平江州以歸則又曰仕優而益學斯可矣將行求余贈言以歸余固感夫二者之不相同也綴言以續文將以明理也理不自得剽襲以求之文益弊而理日益遠將焉以爲準興之以化成天下實自有司始操繩墨審程度有司盡之矣合八音以成律呂師曠猶難之噫有司之任其果能有同乎維昔端明公誥命擅天下制作具備集衆美之效也慶流雲仍叔志之踵儒科于今十世矣志專而氣昌異於凡近其異也必能以復古家世趾燉莫叔志若也故余以昔之有疑者告之而因以勉焉夏四月越袁桷序

送吳成季歸省序

噫吾徒來京師視成季有三愧焉居京師者不宜以塊處蓬蓬然結鞍整袂惜

日以進其不能是者目以爲固野成季則不然閉門展書視日蚤莫冰渟而川止也達公貴人語未脫口納柔奉佞千巧百詭成季獨正色指畫朗言某事未當至論天下休養大計龜灼繩直聽者喑舌方疾趨以行不勝其愧成季幼爲方外士常所置論必曰吾父母皆耆年矣惕焉不得以朝夕養而吾徒將捐棄尊愛荒塵敗屋啜蔬飯糲業官以爲生如無所容歸若是者愧之大者也今年春承詔如南得省其親樂不能以已而懷愧者亦爭道而交贊夫人之情於道不遠極其所驚而卒莫之救化之者不足以導歟將人事之未思不復以致此歟唐之陽城語若鄙近薰然而歸養者凡數十人何則機使之然也儒於道最高力不勝其弊則成季之出處吾當疾馳焉從而慕之整轅於四達之衢斯得矣又何愧焉因其行序以侈之

送達兼善祠祭山川序

古之爲使者亦難矣哉存撫省聘諭言語協辭令必盡其誼嫚有致辱之道焉惰則媮簡則侮約而有常敬以成禮斯其爲使者之事矣然此特平世而言之

也飛矢旁午國懸於三寸之舌探機以析明輕重揣情僞定議於瞬息使不亦重乎哉奉天子命持節萬里外囑之而莫屈而因事專輒宣威布德函首入覲非夫勇智超絕不足至此歷千百年數人而已矣吾嘗觀夫列國諸臣禮以定儀言以敘志結繪執玉若合符節而其諷諭陳白足以截其驕泰蔑有敗事非強辭以言是其夙昔之所素備夫子之言曰專對不能其警夫四方之使與皇元一海宇偏陬遠島蹙縮候賓館無事於使者而歲以祠祭使望於山川分道四出其爲使也若甚易至治三年集賢修撰達君兼善以使由恆山濟源東南上于會稽吾於兼善有言焉恆山古真定地也二河交流濁漳貫其旁郡縣隸防歲不得息或言有運河在焉民居墊蕩宜詢其俗而條紀之濟源在懷州懷河南地相接昔之括地興賦民不勝其害河流靡常空灘遺磧墾殖以自肥者其誰與會稽杭相襟帶粟帛絲布丹漆綺繡之作倍於他郡奇袤夸誕故都之習不能以革獨會稽山水秀朗民朴安業往承大饑荒壘彌望猶不能盡耕昔有逸民戴安道賀知章其故家曰王謝能有若斯人者宜表而出之悉疏歸以

俟明天子之清問則得之矣因其行故序以告之

送曾巽堂南歸序

景定中樞密東陽馬公帥臨安先子職酒正入幕府于時廬陵御史曾公相後先佩鳴纓影剖吏牘若破竹俱欲以功業自致運數合一兩家子弟東西數千里過庭入塾志同業同而僕適先爲史院屬會御史仲子于京師年富志銳屢策焉以儆不能止也皇慶承徵入翰林復會季子焉氣清貌謙不爲汲汲計嘗曰仕以傳世岌然以取誚誠不敢平進以求而猶曰未宜吾有不甘焉今爲應奉文字論者始斂口蓋其爲文敏而新其待人周以和夫孰曰不宜春三月謁告盡室以歸求言以處楠曰今居顯榮清密者凜凜不自置名至矣文不能以稱文不能以稱造物之所不畀於是乎有覆絕之憂焉煜然以興萎然隨之是則得者失之兆君何憾焉楠官翰林踰二十年老不戒止念之至者滋以懼將歸故山究五經之蘊爲書以蘄遠文詞之任老不能以進炳燭之勤願相與勉焉泰定元年三月四明袁楠序

贈崔兵部序

高句麗崔君耐卿往督征稅於京城不私其餘以進于官既又懼爲後來者之莫繼也則慊然曰吾豈爲奉上之罪人哉復疏以告于上曰事適然願勿以爲程數噫崔君仁矣哉今世善言利者督括虛籍峻鞭朴以求媚嘗認認以告吾所居官能贏餘以自效當升夫資秩相率以效朘削日廣而其徒爭不肯自置其猥闖者則攘臂以取不顧利害其弊有不可勝言者今崔君兩得之不希于公不病于民絜矩之道至而儆夫在位者皆得以同是道也崔君往爲內史府官見天子于王邸大器異之今卽位首拜兵部員外郎兵曹之事多於昔飛符調發水陸之需頃刻在立辦寬則事不能以濟稍苛急民之病有甚於專征之弊崔君推昔日之心明以核之仁以恕之政績之著有踰於昔將步武日躋廣經濟之志不愆於素守桷也願拭目以觀因志其美以俟焉泰定元年三月癸卯四明袁桷序

送王叔能守會稽序

桷與北京王叔能交幾二十年其贊行省於浙江也盡心而不苛合上下之情
婉而加且詳焉弗亟以邀美弗固以逞志執政宜之寮案服之至治元年丞相
慎選左司之熟於政體者叔能在選爲都事英宗皇帝更庶政除前相所行不
便事下詔天下命御史臺樞密翰林集賢集議桷時得預末席叔能首言江南
兩稅已定復增買區銀賦買無常居賦重卽逋逃今徵額籍具使無能輸將併
於主戶主戶旣主徭役是徭役之外別有銀賦將不勝其害羣公以爲然新詔
旣下取首建議爲多古之善言利者莫先於劉晏晏所行不至急刻而晏迄不
善後是興利爲害身本也躁於求進卒之自唐以來如晏者皆無以自保吁可
不懼哉叔能世居燕北而樂於江南於江南厭其囂煩而樂於山水屢丐補於
外宰輔察其志奏守會稽會稽王謝之所居泉石清美有不可勝道逸少安石
經世素蘊託丘壑以自負蓋深取而有擬也昔之陳迹按行而搜撫之舉觴以
酌其訪於民俗也不察其毛疵事至而應無欲以自化將見獄空訟息少者避
於道老者游於衢擊壤以歌沐太平之治郡守之賢必以王公爲第一矣因其

行序以祝之

贈孟久夫南臺掾序

世嘗病夫儒與吏其道不同卒莫有一其說者爲吏者曰法定於後王微忽不可以相混也徵調出入官簿淺深不可以踰越也童而師之猶不能以盡今儒者之說急於所緩高而迂滯而疎卒一遇焉吾深知其莫能成事矣儒者則曰法有不忍人之意焉審官別人制用有常沾沾然迎好以刻意非爲治之本也然而爲儒者莫有以見於用間嘗用之其肯繁節脈融貫昭晷之理疑有所滯而益得以藉口吁是誠難矣今天子崇尚儒術立進士科昔之舉茂才者咸試吏以盡其材智憲府舉按守令閭閻纖粟令式高下日接于耳目果勤而敏修若視鑑焉瞭其妍醜無有逃遁於是儒吏之一倣自今始吏部從事孟君久夫以茂才舉者也兩屬于司憲復辟御史府矜抑自將盡其廉隅入吏部朝夕謹曹事人莫有識其面遇事守令甲不踰越旁暢曲就藹然由守儒素吾知足以有用於世矣未幾江南御史臺復辟爲掾將行袁桷告之曰御史臺職諸道黜

陟歲終會事以廉直舉者不能得一二人黜者何多陟者恆寡激獎之道豈上有所未備邪守法而不變視其成牘惻然以求仁善人之用心非隳法以爲直也州縣賢否孟君嘗知之矣執中以權使無偏焉亦儒者之說也故重之以言

崔君都事錢行詩序

今之言贊畫者以撫拾爲能羣吏抱成牘入幕府一不可意輒曠日相持不決由是揣摩迎合弊有不勝言者矣昔人之善吏治事決於頃刻理定於造次安于其自然人莫能有以爲非者心出乎公也海右帥府事號最簡其治於民者七郡之守令係焉寓於軍旅總戎夫長之職任焉今而曰某事所行吾將諭之以從我又曰吾不能坐視其利病更謁迭請由是有撓政侵官之譏雖不面議退而悉數其長短者皆是也夫其職在於奉行先之以更張上所增疑而下益得以議是殆昧於守官之道矣大名崔君義甫之爲都事也未明攬衣坐署執筆無滯礙其不便者白於長官從大府以行一介之卒不入於所隸敦厚侃侃守正以自律其給之者謝不與較養恬藏智閭巷之人不知崔君之贊帥府三